



杂货铺老板尚胡子

■屈芳芳



制图何芬

诗词两首

■谢卜生

七律·会师

神舟半载两飞天,太空会师史无前。
 牛郎耕耘山歌起,织女纺线舞蹁跹。
 喜迎桑梓亲人聚,千年相会万般情。
 深空探索无穷尽,开拓人类幸福泉。

满庭芳·天宫

浩瀚太空,奥妙璀璨,有我天宫祥光。
 神舟飞船,天舟快递郎。问天梦天科研,T
 构型,天和总揽。航天员,栉风沐雨,日行
 七十万。

宇宙无穷尽,人类探索,利可共享。美
 西方,霸凌排华锁疆。龙人勇毅自强,三十
 稔,终成大功。新征程,踔厉登攀,明天更
 辉煌。

风入松·土屋人家

■蒋 南

慢摇长桨出荷塘,
 东屋打渔郎。
 粮船埠上鲈鱼美,
 撒飞网,
 披着斜阳。
 白鹭低迴沙渚,
 答歌绕在山梁。

早烟杆子蔑渔筐,
 矮凳坐婆娘。
 那山那水涂红了,
 晚霞起,
 归圈牛羊。
 柴火灶头年月,
 黄泥土砖村庄。

在水边张望

■李玉辉

不但要有宁静的水面,还要有宁静的
 流淌。

不但要有纯净的包容,还要有倒映在
 你心间沁入肺腑的天空。

这个清晨,我就是循着你辽远的蓝一
 步步走来的。

朴素,温婉,缓缓地流。
 高远,辽阔,天际之路一路地铺开。
 我从左边靠近你,左边是芦花、丛草
 和泊船。

我在右边打捞你,右边有数不尽的哭
 泣、隐忍和倾诉。

多少的往事在河边排队等着我的检
 阅。

多少的目光在一江风中凌乱,并怯怯
 地打探来去的路途。

在水边张望,一个人是否很轻易就能
 望见自己内心沉睡了多年的童年?

在水边洗濯,凡尘的疲惫是否有了更
 清俊的面容?

那些春天里缤纷的梦和远方,那些夏
 日里纷乱的爱与被爱,那些沿江白过去
 的千秋雪。

最终变成这个这一刻里的张望与彻
 悟?

在水边张望啊,这个清晨,我守着一
 个温暖的词,从此不愿分离。

民国庚申年(1920年),芒种时节,
 从驼背树往南的洋湖幽吹来麦子的醇
 香。凌氏屋里传来一阵新生婴儿的啼
 哭声,这个婴儿,便是后来驼背树老街
 的杂货铺老板凌受尚。

凌受尚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二十多
 岁,在凌受尚还未出生时,就嫁给洋湖
 幽边秋夏村范长塘屋场的一个纤夫。小
 时候,凌受尚经常往秋夏跑。

凌受尚六岁那年的春天,洋湖幽河
 洲上的麦田一片葱茏。微风过后,起伏
 成波浪,一浪一浪向前涌动,蔚为壮观。
 小小的凌受尚一路蹦蹦跳跳走在田坎
 边,因为一直疼爱他的姐姐正在范长塘
 等他吃中饭。一不小心,凌受尚被路上
 的杂草缠住了脚,扑倒在湿漉漉的麦田
 里。

当时,我的爷爷屈孝纯正在麦地里
 除草,远远看见凌受尚摔倒在地,扔下
 锄头跑过来,一把拉起他,关切地问:
 “你是哪个屋场的?怎么跑到这里来
 了?”凌受尚站起身,也不说话,一个劲
 地用两只脏手指衣服上的湿泥。见越揩
 越脏,就索性坐在田坎边“哇哇哇”地大
 哭起来。爷爷蹲下身子,一边帮凌受尚
 擦眼泪,一边温和地劝说:“小弟弟,别
 哭了。你家住在哪?我送你回家。”凌受
 尚用手指指范长塘方向,说:“我要去姐
 姐家。”就这样,比凌受尚大三岁的爷爷
 带着这个满身是泥的小弟弟往范长塘
 走去。一回生,二回熟,渐渐地,爷爷跟
 凌受尚成了好朋友。

1947年,凌受尚经人做媒,娶了台
 源龙古幽古渡边罗氏屋里一小女。婚
 后,小两口便在驼背树老街开起了杂货
 铺。

老街每逢农历一、四、七赶集。逢圩
 赶集,狭长的老街常常被挤得水泄不
 通。七里八乡的村民有的挑着一担蔬
 菜来这里卖,有的赶到集市上购置每月
 的家庭生活所需。因为凌受尚待人客
 气,大家都喜欢把挑菜的篾箕、购置杂
 货的箩筐等寄存在他的铺子里。

凌受尚的杂货铺只有通长的一间,
 铺子比较窄。一条古旧的木门常年敞开
 着。木门的旁边有一口长方形的矮柜从
 里面突出来,上面摆放着针头线脑、洋
 火(火柴)、洋油(煤油)、海带、咸鱼和孩
 子们喜欢吃的豆糖,还有一个记帐本和
 一把老旧的算盘。铺子里有一口大海
 缸,里面盛满了晶莹剔透的大颗粒粗
 盐。

解放前,凌受尚上过半年私塾,算
 盘子打得好。左邻右舍的乡民,谁家有
 算不清的帐,就会请他去拨动拨动算
 盘。凌受尚打算盘如弹拨乐曲,噼里喇
 啦,轻松潇洒,节奏强,计算准。

刚开始,杂货铺生意清淡,勉强维
 持生活。即便这样,凌受尚依然能够每
 天抖擻着精神坐在自家铺子前,守候来
 他家买杂货的稀少几个顾客。

他做生意从不吆喝,见了人,总是
 一脸笑相。他时常笑呵呵地迎着来光
 顾生意的客人喊:“您哪个(您)今日来茶
 亭喝茶呀?要买什么自己进屋挑。”时间
 久了,大家都愿意到他家买杂货。一
 是他家的货物齐全,二是他的货物比别
 家的便宜。还有一个原因,顾客只要踏
 进他家的门槛,总能喝上让人唇齿生香
 的湖之酒。

那时候,驼背树老街上有很多人家
 会酿湖之酒。而凌受尚酿的湖之酒酒香
 独特。每年孟冬时节,凌受尚就开始用
 推子推糯谷。糯米浸泡蒸熟后,凌受尚
 就挑着一担糯饭到洋湖幽的江边去淘。
 然后,将浸水冷却后的糯饭倒入一个大
 缸内,加酒曲,盖以簸箕、荷叶,发酵近

月即成。凌受尚酿的湖之酒,入口糯甜。
 每逢赶集的日子,七里八乡的村民来他
 家买杂货时,他都会给对方倒上一小
 碗。

有一年冬天,我爷爷屈孝纯挑着一
 担白菜来驼背树赶集。等到集市下场,
 凌受尚生拉硬拽把我爷爷拖进屋,笑着
 说:“屈满爹(di),天冷,进屋喝两口。”
 凌受尚的屋里人罗氏正弯腰拨弄着一
 盆红红的木柴火,见我爷爷来了,满脸
 客气地招呼他坐在火盆边。凌受尚用粗
 犷的声音对罗氏喊一声:“老婆子,去烫
 一壶酒来,屈满爹难得来。”“哦,对了。
 先熬一碗苏干茶,散散寒气。”凌受尚又
 补上一句。

不一会儿,屋内就升腾起袅袅的烟
 雾,弥漫着独特的苏干茶香和醇绵的湖
 之酒香。凌受尚和爷爷两人时而慢慢地
 抿,时而大口地喝,两个人你一碗我一
 碗喝得尽欢。不一会儿,火越烧越旺,火
 苗也不断地“噌噌”往上蹿。火红的柴火
 把一屋人的脸照得通红,屋子里不时回
 响两个大男人爽朗的笑声。

有时,凌受尚也会挑着一担盛满杂
 货的皮箩到周边各村去卖。近一点的,
 秋夏村、文昌村;远一点的,赤石寺、盐
 田。如果老远看见凌受尚挑着一担皮箩
 在田坎边走,村里的孩子们就一拥而
 上。一个个小脑袋凑过去,叽叽喳喳。
 那皮箩里花花绿绿的豆糖实在是诱人,
 嘴馋的孩子居然流出了口水。然后,他
 们纷纷跑回屋里,软磨硬缠要家里的大
 人买上一两粒。买了豆糖,放进嘴里“吧
 唧吧唧”地尝,孩子们又欢天喜地地一
 溜烟儿跑开了。

民国时期,衡阳县进出货物主要靠
 水运。凌受尚卖的这些杂货,都是由衡
 阳市区那边用船载过来的。按照当时的
 资料推测,凌受尚一般会从驼背树老街
 古茶亭出发,走渣衡官道,途经花滩、高
 真寺、杨桥、杉桥,再从松亭古渡口下
 船,去衡阳市区进货。回来时,凌受尚
 便担着他的杂货从秋夏洋湖幽古渡口
 下船。

一个冬月天,天寒地冻。凌受尚从
 衡阳进货回来,挑着一担杂货从洋湖幽
 下了船。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在凌受尚
 的脸上,如刀割一般。洋湖幽江边的构
 树、香樟树、乌桕树被风刮得“哗哗”作
 响。河洲上,成片的油菜苗青绿,叶片上
 滚动着晶莹圆润的水珠。一群觅食的麻
 雀,叽叽喳喳落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
 上,听见有人走动的声音,一窝蜂飞散
 了。

凌受尚吃力地挑着杂货走在田埂
 上,刺骨的寒风吹红了他的脸。当走到
 秋夏田心屋场边时,凌受尚已经汗流浹
 背,便停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枯草
 堆里,拉下肩上的毛巾来回擦汗。正从
 田里摘白菜回来的爷爷屈孝纯看见他,
 笑着走过来:“老凌,你今天进货回来
 了?要歇脚也不直接进屋坐一坐。天这
 么冷,地上又湿又寒,坐地上干什么?快
 快快,快进屋!”

于是,爷爷一把扶起凌受尚,两个人
 一前一后往田心屋场走去。等到凌受尚
 一进屋,爷爷就招呼我奶奶蒋年林给他
 下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用白菜做臊子。
 凌受尚吃得头上冒着热气,一个劲地夸:
 “嫂子做的面条太好吃了,屈满爹有福
 气呀!”奶奶躲在一旁只会笑,不说话。

1949年,一场特大的洪灾席卷渣
 江平原。秋夏村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
 于是,大家携家带口,全部逃难到驼背
 树老街。我爷爷和奶奶带着三岁的大伯
 屈敬明投奔凌受尚家。凌受尚看着一身
 窘态的一家三口,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